

听孩子讲那“过去的事情”

——评儿童剧《小八腊子流浪记》

◆ 邵宁

今天,有没有必要再给孩子讲“那过去的事情”?这是一个距今天十分遥远的年代,这是一群距今天的孩子更为遥远的孩子。他们忍饥挨饿,到处流浪,无家可归,他们如草芥一样渺小却在城市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……这样的童年生活,实在是今天孩子们无法想象、难以置信的。然而,这一切,都曾经真实地存在过。

中福会儿艺原创儿童剧《小八腊子流浪记》,选择了这些旧社会的流浪儿作为主人公。这出2015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开幕大戏,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一幅幅老上海画面。

整出戏充满浓浓的上海味道。“小八腊子”,即沪语“小孩子”,带有“无足轻重”的意味。舞台上出现的沪语童谣、弄堂游戏、各种叫卖声,也勾起人们对老上海的回忆。这出戏的主要情节无疑脱胎于人们耳熟能详的《三毛流浪记》,舞台上悬挂的布景也都是张乐平的经典漫画。同样,整出戏延续了张乐平笑中含泪的艺术风格。小八腊子群体除了主角“小八子”外,还有癞痢头、小红、阿明等多名流浪儿童。勒紧裤带回忆美味、拉黄包车、学剃头,这些经久不衰的片段,今天依然引出了阵阵笑声。而小八子在墙上画妈妈、想在妈妈怀抱里睡觉等增添的细节,却催人泪下。当然,小八腊子的生活并非没有亮色,因为任何时候总有友谊,有爱,有希望。

更有意义的是,《小八腊子流浪记》展示的老上海,是不同于时下充斥于影视剧中的纸醉金迷、风花雪



月的上海滩。舞台上多次听到流浪儿说“肚子饿”“冻死了”,上小学的女儿就惊讶地问我:“那时候真的那么苦啊?吃浆糊啊?”是啊,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都是“小皇帝”“小公主”,要有什么,他们面前总有吃不完的美食,长辈只为孩子不吃而烦恼,怎么可能没东西吃呢?他们无法想象在几十年前,那么多同龄人挨过饿,受过苦。

《小八腊子流浪记》比《三毛流浪记》更为丰富之处,在于还设置了

一条中福会关心流浪儿的情节线。最后,孩子们迎来了新时代,实现了“有饭吃,有衣穿,有书读”的愿望。据了解,剧中的谭宁邦先生确有其人。他是美国人,1946年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,解放后任中福会顾问多年。然而,相对于小八腊子为主线,后一条线比较弱,与流浪儿童的交集不够自然顺畅,最后的“阳光结局”也显得比较突兀,这也是该剧美中不足之处。

排演现实题材的儿童剧是一件



不太巧的事。相对于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或甜美可爱的梦幻色彩的经典童话、神话传说、奇幻故事,现实题材儿童剧的局限要大得多,特别是创作过去那个时代的戏,从场景、道具到人物的造型、语言,都不能因为观众年龄小而变得随意。因此,现实题材在世界各国的儿童剧中所占比例都很低。然而,生活不可能永远是童话。关注现实,关注历

史,同样是儿童剧工作者的责任。

正是因为这份沉甸甸的责任,使得中福会儿艺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。

《小八腊子流浪记》不是一出低幼的儿童剧,其观众应该是中小小学生。听说,剧院将带着这出戏去校园巡演。把这样一出既好看又有意义的戏送到学校,让孩子们不出门就可以看到真正的老上海,功莫大焉。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约刊登

开心就好

◆ 钱亦蕉



《欢乐喜剧人》貌似拷贝了已经走红几季的《我是歌手》——邀请明星当嘉宾主持人,6个表演组合同场表演PK,末位淘汰,再进来补位选手,直到总决赛。不过看了几次以后,倒慢慢喜欢上了这个节目,虽然形式都是模仿,但内核却完全不同。在满屏满眼的歌唱选秀和明星竞技节目的夹缝中,喜剧小品真人秀节目凤毛麟角而弥足珍贵。

在真人秀节目逐渐取代传统的综艺节目、覆盖整个中国的卫视频道之后,重歌舞而轻语言类节目的基本格局已不可扭转。以前还有综艺节目可以上,现在的小品真的只能在每年春晚一露真容了。但毕竟还有那么多人怀着对喜剧的热爱,《欢乐喜剧人》就给了他们这样一个走到台前来的机会,让观众更熟悉并认可他们的艺术。

在12期节目中,演满12场的是三个团队——沈腾“开心麻花”团队、宋小宝团队和贾玲团队,他们三组人马也是《欢乐喜剧人》的核心铁三角,最终获得冠军季军。演十二场真心不容易,因为这档节目不像普通剧场演出,你一个演出周期,演的都是同一个小品。基本上,都是现编现演的创新节目,十分考验一个团队的创造力。所以几乎每一期节目开演前,几个灵魂人物都在感叹“压力大”,比赛残酷。其间,沈腾因拍戏受伤缺席过,宋小宝也不慎腰椎骨折让小沈阳来顶,只有贾玲,作为唯一的女笑星从头演到尾,场场都是女一号,真正女汉子。贾玲站那儿就挺喜感的,胖胖的身材也让她

变劣势为优势,百般卖萌,善于自嘲——反正每次小品里都会讽刺一下自己的体重或者好吃之类的特点,让人爆笑。他们的弱点是整个团队过于依赖贾玲的个人表演,编剧比较乏力。后期几乎每次都是名剧搞笑改编。同样有喜感的宋小宝貌似更搞笑一点,团队里的能人更多,小品也编得更圆满。即使也是改编,宋小宝反串甄嬛一场,上场就满身是戏,更让人可乐,能不能把观众逗笑不正是喜剧组合优劣的标准吗?宋小宝团队的所有比赛,名次都在一二之间,这无形中给了他压力,太想赢了,反而在总决赛输给了沈腾团队。总决赛第一轮沈腾模仿卓别林的默剧技压群雄,第二轮宋小宝上来了一出哑剧挑战,对他来说绝不是跟风,而是较劲啊——结果,舍弃最擅长的语言包袱的他,不得不与冠军失之交臂。

相对而言最不喜感、一直认为自己是全场除吴秀波以外最帅的沈腾,却坐上了《欢乐喜剧人》的冠军宝座。“开心麻花”本身是一个已经比较成熟且商业化的喜剧品牌,沈腾团队每次演出的舞美都是最炫的,相对其他团队的“小米加步枪”,沈腾团队的表演一直被称“大片”。最后一场《感染者》,化妆和道具等更精细,其实已远远超过小品规模,堪称小型舞台剧了。对喜剧而言,帅真的有点要不得,你看葛优、冯巩、陈佩斯……帅对笑星来说是弱点好吗!不过沈腾,还有热映电影《捉妖记》中的汤唯,让我们看到,帅哥美女也完全能胜任搞笑任务。

文学奖莫成权力寻租的名利场

◆ 胡凌虹

近来,纪实作家张弓的实名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称,有人举报,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为了得到鲁迅文学奖,向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行贿,“用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换得了鲁迅文学奖。”举报者在网上贴出了一封署名“洪波”的亲笔信,信中说“祝贺实名归,终于获奖。这套东西你说比较贵重,且当时勉强留下,只为安你的心……”消息一出,使得鲁奖再陷“黑幕”漩涡。

事实上,近年来,鲁迅文学奖一直风波不断。2007年,数名当届评委成为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者,被质疑有黑幕;2010年,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凭借“羊羔体”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,引发争议不断。去年,鲁迅文学奖发榜当天,曾得到前辈妙赞的周啸天的“新闻打油诗”获奖,引发了民众的集体“吐槽”,两天后,作品参评报告文学类别得了零票的小说家阿来公开表达了愤怒。

如果说,周啸天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这类让大众目瞪口呆的“神作”获奖,能用“评委与大众审美标准不同”的理由来搪塞,阿来的公开“抗议”能以“评审制度的缺陷”来敷衍,那么,今年被爆出的“退礼信”无疑撕开了各种“遮羞布”,让“跑奖”黑幕大白于天下。只是在如此“铁证”面前,被举报者非但没有“痛心疾首”、“无地自容”,反而是满腔的“无辜”。

然而,在大众看来,这份不甘与委屈,只是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罢了,退礼信中,一句“善解人意”的“当时勉强留下,只为安你的心”将评奖“公平公正”的宣称变成一句口号与笑话。而高洪波对于人们指责的“不以为然”,恰可以看到文学奖背后“圈子化”的根深蒂固、“关系学”的错综复杂。

去年笔者采访过几位鲁奖评委,他们也坦言,相比于用物质开道的“跑奖”,

生活中的人情关系,是评委们面对的更大的难题。鲁奖的多轮投票过程,被不少评委开玩笑称之为“杀友游戏”。那么,为何一个文学奖能引发大规模的“跑奖”运动,甚至搞得堂堂作协副主席阎安寝食难安,需要用“古铜钱”作为“定心丸”?

还是名利在作怪。在中国作协体制内,获得茅奖和鲁奖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。地方政府往往会给鲁奖、茅奖的获得者丰厚的“奖励”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,地方上的作家获得国家级大奖,也可以作为政绩的一部分。因此某些省市甚至会倾大量资源派团队公关,推动本省的作家作品得奖。

与金钱、权力挂钩的文学奖会让一些作家创作的目的变质,成为只专注于获奖的文学犬儒。而一些荒诞的、挑战读者“智商”的文学奖评选结果,会让人们更愿意相信:这是一个中国式关系美学下诞生的荒谬之蛋,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奖,与作品的艺术成就无关,而是对作家人际关系的认可。

文学是关乎灵魂的,是现实生活中一块难得的净土,一旦这块净土沾染了世俗的铜臭味,变成了寻租的名利场,就会让人们难以容忍。鲁迅代表着“民族魂”,而鲁奖却朝着鲁迅痛恨的方向一路狂奔,鲁迅和鲁奖间严重的落差激发了人们的愤怒,纷纷替鲁迅先生投出犀利的追问的匕首。这也反映了广大群众已把廉政诉求投向了文学界。

目前,文化界反腐已拉开了序幕,某种意义上“退礼信”的曝光也是撕开了文学反腐的一个口子。期待盘亘在鲁奖、茅奖上空多年的名利阴云能尽早驱散,使人们不再热衷于文学奖“丑闻”导致的愤怒狂欢,而真正静心关注被外在喧哗所遮盖的文学佳作。